

电影文学剧本

祖国啊，母亲

玛拉沁夫



35.7

祖国啊，母亲！

马加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87×109 2 1/32 印张：3.5 字数：80千 插页：1

1978年2月第一版 1978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,9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89·125 每册：0.24元

序 幕

一九四五年，秋色如锦。

延安宝塔山上。

一个八路军青年干部，走在朝霞尽染的山路上，从他那急促的步伐、昂扬的神色，可以看出他的心情是激动而又急切的。

他老远看见宝塔下面站着一个人，就喊：“赵志民同志！”

那个人转过身来，是一位四十来岁的老同志。他喊：“巴特尔！”

巴特尔：“我猜想你准是在这儿，快走！”

赵志民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领导上叫我们俩今天就出发！我把马都给你备好了！”

“哈哈，看把你急的！”

“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形势发展得这么快，谁心里不是一团火呀！”

他们望着山下的延安城，望着那九曲银波的延河水，每只眼睛都闪着惜别的深情。

“再见了，延安！”

浑厚的乐曲渐起、变强……

延河岸上，一队队八路军正高举红旗，奔赴前方……

延河水在奔流……

延河水化成黄河的汹涌怒涛；黄河两岸上，一队队八路军的步兵、炮兵、骑兵在挺进，挺进！

巴特尔、赵志民驰行在胜利挺进的八路军骑兵队伍中……

巴特尔、赵志民通过炮火连天的阵地，来到山南军分区司令部。

巴特尔、赵志民在接受山南军分区首长的工作指示，隐约可闻炮声。

康政委：“巴特尔同志，这一次赵志民同志跟你一起进入草原，我们相信，你们会把那里的工作很快开展起来。”

巴特尔：“根据中央指示，今后跟过去一样，白音郭勒草原的工作，要在山南地区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。”

“山南地区与白音郭勒草原相毗连，但你们那里毕竟是个独立作战单位。”康政委走过去推开窗户，望着远方腾起的硝烟，听着愈加猛烈的炮声，继续说：“抗日战争胜利后，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形势，就是中国向何处去？是建立一个独立、自由、民主、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，还是继续保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黑暗的旧中国？就你们的任务而言，同样也是要解决一个内蒙古向何处去、白音郭勒草原向何处去的问题。”

赵志民：“从延安出发前，我们也听到一些白音郭勒草原的斗争情况。”

康政委：“那里的萨木腾王爷。从日本投降后就跟国民党反动派勾结，现在又正在策划所谓独立运动，妄图破坏祖

国的统一、各民族的团结和蓬勃发展的人民解放事业。”

巴特尔：“我们必须粉碎这个阴谋活动！”

康政委：“所以说，你们的任务是很艰巨的。到那里以后，你们要坚决贯彻党的‘七大’路线，放手发动群众，壮大人民力量，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，在我们党的领导下，彻底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和兄弟民族中少数反动上层人物的阴谋活动。”

巴特尔有力地：“把内蒙古建设成未来新中国北部边疆的钢铁长城！”

这时，康政委转向赵志民，亲切地看了看他，说：“赵志民同志，很不凑巧，我们刚刚派梁大夫到城里买药品去了。要不，你等一等她，过两天再走吧！”

赵志民：“康政委，你还不知道吗，抗战八年，我跟她分开两地工作了七年？不等她了，我还是跟巴特尔同志一起进入草原！”

第 一 章

巴特尔和赵志民，骑着马出现在乌云翻滚的白音郭勒草原上。

赵志民仰起头，望了望天空：“我们正赶上这场风暴啦！”

巴特尔自信地：“这才好呢！只有经过暴风雨的吹淋，草原的鲜花才会更加艳丽。”

赵志民：“说得好！”

他们走上了一座丘陵，居高临下，一望无际。

巴特尔：“这就是我的家乡，白音郭勒草原！”

乌云密布的草原一望无际，远处，有一片庙宇式的砖瓦建筑群。

此刻，那里车来马去，进进出出，一队接着一队，一片忙碌景象。

巴特尔指着那里说道：“那就是王爷府。”

赵志民：“喝！看来萨木腾王爷确实很忙啊！”

“但是，从现在起，白音郭勒草原的风向，将从这里刮起！”巴特尔向离王府不远的西沙梁上，有力地挥了一下手。

赵志民向西沙梁看去，那里布满破旧发黑的蒙古包。

巴特尔：“这一带是我们奴隶和穷苦牧民居住的地方。！”

赵志民：“同一块草原上，有如此鲜明对比的两个世界！……这就是说，咱们应当往这一面走！对吧？”

二人大笑着，策马向那破旧的蒙古包群的方向奔去。

不一会儿，他们看见在前面丘陵那条羊肠小道上，有一位穿着破旧长袍、银发蓬松的老太太，迎着狂风，正艰难而缓慢地向前迈动着脚步……她走上丘陵，便停下来，面向西南方向默然眺望，眺望……

赵志民：“这位老人在干什么呢？”

巴特尔望了一眼，语调沉重地回答说：“你看，那条小路一直通向她家的蒙古包，也许就是她老人家踩出来的。这样的老人，常常是由于思念和盼望远离的亲人而长年地这样奔走、了望，了望、奔走……”

赵志民：“我们要帮助这些苦难老人见到他们自己的亲人！”

巴特尔认出那位老人来了，猛然说：“呵？是她老人家？”

他跳下马，朝那位老人边跑边喊：“娜布琪‘额吉’！”

那位老人听见喊声，转身问：“谁？”

巴特尔跑到近处：“您不认识我了吗？”

娜布琪老人：“你是……？”

巴特尔只是跟从前一样习惯地亲切地喊了声：“额吉！”老人惊愕。

巴特尔又喊：“娜布琪‘额吉民’！”

老人：“呵？你是巴特尔？”

巴特尔：“额吉！”

手中的佛珠陡然落地，她几乎要晕倒了。

巴特尔急奔过去，亲切地搀扶老人……

在王府的客厅中，王爷的总管嘎拉桑正在指挥众奴隶摆设酒席。

忽然传来扑通一声，嘎拉桑转身看去，见珊丹倒在地上，大怒，抡起黑蟒皮鞭，向她乱抽。几个女奴不忍看下去，围上前去搀扶珊丹，其中一个年纪大些的说：“她连累带饿昏倒了。”

嘎拉桑：“拖出去！”

众女奴搀扶珊丹，走出客厅。

珊丹在众伴的搀扶下走进自己住的那间低矮潮湿的小房里，便倒在铺满一地的干草上。

女伴甲问：“珊丹，你这儿一点吃的东西都没有了吗？”

珊丹有气无力地指了一下放在干草铺上的几根羊骨头。

女伴乙从怀里掏出一块干粮递到珊丹手里，说：“别啃那个了，我这儿还有从家里带来的一块干粮，给！”

珊丹感激地接过干粮，说：“你们快去吧，不然又得挨打……”

众伴含泪退出。

珊丹鞭伤疼痛，口渴。她费力地爬到墙角，捧起破水罐喝口水，随后半靠在墙上，从窗外斜射进来的微弱月色中，看见对面墙上挂着的那条黑皮蛇一般的马鞭子，她哭了，哭得那么痛心。（画外音）：“巴特尔，这么多年了，你在哪儿呵？”

“通通通！”突然有人敲门。

她坐起，擦泪，倾听。

“珊丹，快开门！”

“呵！娜布琪‘额吉’！”

她忙爬起来开门，将老人引进屋里，又把门关上，急问：

“您怎么闯进王府来的？”

娜布琪：“我是叫老更侁哈达领进来的。啊，又挨打了？”

珊丹低头，不语。

娜布琪替她擦着泪说：“走，快跟我回去！”

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巴特尔回来了！”

“什么？……”

“你日夜想念的巴特尔回来了！”

老人那干枯的双眼中，闪出喜悦的泪花。

珊丹悲喜交加，热泪夺眶而出。

娜布琪：“这是哭的事情吗？孩子，你从这个地狱里逃脱出去的日子来到了！”

珊丹搀扶着娜布琪老人，走出屋门，停步，观察动静。不远处，老更侁哈达向他们暗作手势，他们尾随老更侁，从一个昏暗的甬道匆匆走过……

摆满酒席的王府客厅中，坐满了各旗王公贵族、官僚牧主和他们的一群智囊谋士们。

萨木腾起身致辞：“今天，在此动乱之秋，各位能够响应我萨木腾的邀请，不辞辛劳前来商议民族存亡之大计，使我感到万分欣慰！日本投降以后，整个中国处于混乱之中，国共两党你争我夺，自顾不暇，完全无力顾及边疆塞外。我们蒙古人，应当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，宣布独立，迈出我们民族的历史性的关键一步！”

珊丹和娜布琪老人，在黑夜的荒原上急行……

娜布琪老人的蒙古包里。

赵志民在油灯下写着什么。

巴特尔坐在“吐拉克”炉旁，往炉中添着干牛粪。炉火融融，把他的脸照得通红。

奶茶开了，巴特尔用长勺搅茶。

赵志民停笔，问：“哎，你老是称呼娜布琪大娘是‘额吉’，或者‘额吉民’，是什么意思呵？”

巴特尔：“在我们蒙古话里，额吉就是妈妈，额吉民，就是我亲爱的妈妈！”

赵志民马上在本上记下来，轻声念叨着：“额吉，是妈妈；额吉民，是我亲爱的妈妈。”

巴特尔：“你学蒙语真积极。”

赵志民：“语言是交流思想的工具，今后长期在草原上工作，就得学习蒙族语言哪。”

巴特尔：“你想得真长远”。

赵志民：“这是向你学习来的。你在延安时，为了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，不是也刻苦学习过汉文汉语吗？”

正在这时，包门开了。珊丹和娜布琪老人，出现在门口。

巴特尔看见她们，在惊喜中极力控制着感情，慢慢站了起来，顿了半天才唤出一声：“珊丹！”

珊丹却与他截然不同，她那久积心头的感情，象脱缰的奔马，如决堤的狂涛，一下子迸发出来，猛扑过去，倒在巴特尔的怀中，放声哭了起来。

王府客厅的宴会还在进行。

额旗的协理正在讲话，他光秃脑袋，又矮又胖，一看就知道是个圆滑透顶的人。他摇头晃脑地说道：“独立、独立，谈何容易！不错，当前局势确实动荡不定，但是在没有看准国共两党谁胜谁负的情况下，得罪了哪一方都是后患无穷！人常说，再聪明的人，也猜不出哪块云彩先下雨。”

萨木腾：“协理！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协理伸出两个手指：“两个字：静观。”

众：“静观？”

阿旗的一个以少壮派自居的伪官僚站起，断然反驳：“静观就等于坐失良机！”

萨木腾：“对！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，我们决不能优柔寡断，坐失良机。我们必须全力奋斗，给自己民族找一条出路！”

协理：“但我请各位不要忘记我们是个弱小的民族！有如一条小船，在大海中航行，它不宜单独开辟航线而冒沉没的危险，它应善于在各条巨轮的航线中间巧妙穿梭，既保安全，又能顺利到达彼岸。”

少壮派：“协理大人，您那个办法，并不一定是安全的，它时刻都有与任何一条巨轮相撞而沉没的危险！既然我们承认自己是一条小船，那为什么不干脆跟定一条巨轮走呢？”

萨木腾：“你想跟哪条大船走？”

少壮派：“今天参加这个会议的都是王公贵族和官吏牧主，一句话，我们大家是统治者和富有的人，自不待言，我们当然要跟同样是统治者和富有的人掌舵的那条大船走！”

这时从旁边一桌上蓦然站起一个人来，提出质问：“你是说要跟国民党走，对吗？”

少壮派看了看那个人，好象在问：“他是谁呀？”

萨木腾看出他的意思，便介绍道：“在座的有的可能不认识，这位是我的二弟，乌力吐公爷。”

少壮派：“公爷！如果从国共两党中二者必选其一，那我们只有跟国民党走。”

乌力吐：“共产党我不了解，但是日本投降以后，我亲眼看见国民党在城里一次集体屠杀蒙族青年竟有二百人之多！真是触目惊心！我愿意奉告各位：那条大船，不怎么样！”

萨木腾：“权衡走哪条道路的利弊得失，不能着眼于一时一事，最重要的是看它能不能保护我们的利益！”

坐在萨木腾旁边的是伊旗的老王爷，他已老朽不堪，连句话也说不清楚了。但是一听到“我们的利益”几个字，他摇头晃脑，呜哇乱叫，口水从唇边直往下滴。

这时从老王爷背后站起一个贴身谋士，他好象是会翻译老王爷那种呜哇语言似的，说道：“我们老王爷的意思是，我们不用管它是什么党呀，什么国呀，只要叫咱们这些人过去当王公协理的，今后还当王公协理，从前是官僚财主的，今后还是官僚财主，那就行了，别扯得太远，虚无飘渺，全无用！”说到这里，他弯下腰询问老王爷：“老王爷，是这么个意思吧？”

老王爷得意忘形，连连点头，呜哇呜哇，口水淌得更猛了。

“噫！噫！噫！”

正在这当儿，忽然从外面传来一阵枪声。

客厅乱作一团。

萨木腾急喊：“怎么回事？嘎拉桑！嘎拉桑！”

嘎拉桑手提盒子枪，慌忙跑入：“王爷！洪戈尔打进王府来了！”

众王公惊恐。

外面枪声不断……

那个少壮派问：“洪戈尔是什么人？”

萨木腾：“呵，前几年你在城里作官，可能还不知道，洪戈尔的丈夫是共产党，几年前叫国民党杀死在我的王府里，从那以后她声言要为丈夫讨还血债，聚众逃进黑云岭。……各位不必惊慌，这个女人经常出来就这样闹腾一下，抢上点东西，又逃回山去。成不了气候，我从来不把她放在眼里！来！喝！喝！……”

洪戈尔左右手执双枪在射击。

夜幕中，双方对射……

洪戈尔边射击，边向后面问：“把东西驮好了没有？”

有人答：“这次抢到的东西最多，都已经驮上了马背。”

洪戈尔：“好！撤！我挡着。”

她手下的人，从王府中撤出。每个人除一匹坐骑外，身边都带着两匹驮满物资的马。

驮物的马队，从娜布琪老人的蒙古包前驰过……

巴、赵、珊、娜四人熄灭灯火，开着包门静静地观望着急驰而过的马队……

珊丹：“你走以后，洪戈尔为了给清格勒大哥报仇，一直就是这样拼来拼去……”

突然枪声紧密，渐近……

月色中，洪戈尔飞马双枪，边打边撤。

洪戈尔飞速驰过娜布琪的蒙古包前时，一声枪响，她全身一抖，突然落下鞍来……

巴特尔赶忙起身，说道：“不好！洪戈尔受伤了！”

赵志民往外望了望：“后面王府兵追上来了！”

巴特尔急中生智：“你们快把她抬进包里来，我去把王府兵引开！”

说罢，他跑出去，骑上洪戈尔的枣红马，全速向夜幕深处驰去。

赵、珊、娜三人急忙奔过去，将洪戈尔抬进包里。

王爷兵嚎叫着，从娜布琪的蒙古包前驰过……

王府宴席上。

嘎拉桑从外面慌忙走进来，萨木腾见他神色不对，问：“洪戈尔怎么样了？”

嘎拉桑：“已经赶进了黑云岭。”

萨木腾放心地：“这就更没事了。”

嘎拉桑却用惊颤的声音，把话接了过去：“还有一件更要紧的事情禀报王爷……”

萨木腾：“什么？”

嘎拉桑：“八路军到来了！”

萨木腾吃惊地：“呵？有多少部队？”

嘎拉桑伸出两个指头：“两个，两个。”

萨木腾松了口气，瞪了他一眼：“只是两个人，你就成了这个德性？”

嘎拉桑：“不，王爷您还不知道，八路军派来的不是别人，恰恰是几年前造反闹事、跟我们势不两立的那个巴特尔！”

噶唧唧，萨木腾的酒杯，掉在地上，摔得粉碎。

“啊！巴特尔回来了？”萨木腾脸色骤变。

众大惊，纷纷议论：“巴特尔回来了？真要天下大乱了！”

少壮派走过来，既是劝慰，又是询问地：“萨王！刚才洪戈尔真枪实弹地打进了您的王府，你能那样泰然处之，现在一提起巴特尔，您这般惊恐伤神，何必呢！”

有的王公也随和地：“是啊，是啊！”

萨木腾余悸未消地：“不，你们不知道，这个巴特尔可不同于那个洪戈尔，他是共产党，厉害着呢！”

嘎拉桑：“再说巴特尔的到来，说明共产党已经把咱们旗当作夺取的目标了！”

萨木腾点头：“是啊！……”

众面面相觑，愕然无策。

嘎拉桑略作斟酌，又说：“共党的意图很清楚，他们先派两个人来，是试探虚实，因此，王爷现在应表现出坚强姿态，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！”

这时，萨木腾的二弟乌力吐公爷问：“我想知道一下什

么叫坚强姿态？这是不是说，我们要跟八路军作战？如果是这样，那就会使我们失去任何回旋的余地，而自投绝境！”

众小声地议论起来……

少壮派：“目前形成不了跟八路军正面作战的局面，在互相试探虚实的阶段，如无一决雌雄的气概，难灭他们的气焰！”

嘎拉桑：“是呵，公爷刚才的话，确实令人费解，难道我们表现软弱才能生存吗？巴特尔回到草原来，恐怕不是为了叫我们坐金銮殿吧！”

乌力吐用拳头猛击桌子，霍地站起。萨木腾见他还要争吵，便转向众王公，说道：“我很想听一听各位的高见！”

协理：“对您府内的争议，兄弟似乎不便介入。”

萨木腾：“不，不，不！我和我二弟之间谈不上有什么争议。他对政治，特别是对非常时期的政治，从来都是一窍不通！”

乌力吐愤然退出客厅。

萨木腾不加理睬，继续对众王公说道：“现在共党已经深入草原，共党与王公，水火不相容。大敌当前，我们要消除内争，一致对外，在蒙古民族独立的大旗下同心协力，风雨同舟，共同对敌，只有这样才能保住我们这些王公贵族世袭的统治地位。反之，将同归于尽！……”

洪戈尔躺在娜布琪老人的怀里，头部负伤。

赵志民拿出自己的一件新的白土布衬衫，嚓嚓撕成布条，准备给洪戈尔包扎头伤。听见撕布条的声音，洪戈尔睁开眼睛来，她隐约看见一个陌生的男人，警惕地马上要坐起，但

被娜布琪按住。

洪戈尔费力地问：“妈！珊丹！我这是在哪儿啦？”

娜布琪：“这不是在咱们家里嘛！”

珊丹：“你受伤了，不要动！”

洪戈尔：“我们的人呢？我的马呢？”

珊丹：“你负伤落马以后，为了把王府兵打这儿引走，巴特尔骑着你的马跑了。”

洪戈尔：“巴特尔？”

娜布琪：“巴特尔回来了。”

珊丹把赵志民介绍给她：“这位同志就是跟巴特尔一起从延安来的。”

洪戈尔：“延安！”

赵志民：“我叫赵志民，是从延安来的。”

黎明的曙光。

巴特尔走进蒙古包。

洪戈尔看见了他：“巴特尔！”

巴特尔靠近洪戈尔身旁：“洪戈尔，你好！不要紧吧？”

洪戈尔：“擦伤一块头皮，怕啥！身上有敌人留下的伤疤，有用处，它可以叫我们永远不忘仇和恨！”

珊丹给巴特尔斟茶。

娜布琪：“快喝口热茶吧！”

赵志民：“你到哪儿绕了个大圈子回来的？”

巴特尔：“用不着我扯缰绳，洪戈尔的枣红马就知道往哪儿跑。”

他们都笑了。